

恰少年

青年茅盾的人生旅程，可以称得上是有声有色。亦文学亦政治，他都满腔热忱，也都有过精彩时刻。但在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茅盾的生活轨迹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他拉开了与政治的距离，专心进入文学创作领域。

茅盾

的青少年时代

蔡震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闻出版总署第八次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大师的青少年时代丛书

蔡震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矛盾

的青少年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的青少年时代/蔡震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7 (2012.6重印)

(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ISBN 978-7-202-05456-7

I. ①茅… II. ①蔡… III. ①茅盾(1896~1981)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1042号

书 名 茅盾的青少年时代

著 者 蔡 震

责任编辑 王 轶 段 巍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0 000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2年6月云南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5456-7/I·804

定 价 13.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自己记忆的童年，都有属于自己价值体系的少年和青年的时代。这是年华方富的时光，它充满幻想与追求，它赋予浪漫与神奇。不管它是美好的还是苦楚的，也不管它是多彩的还是平淡的，它是自己生命年轮最重要、最可珍贵的部分，它是人生旅程的起点。

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是的，后起之秀是很可以敬畏的，你怎么能断定后来者不如现在的人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少年中国说》）我们相信，21世纪的新中国少年，将以豪

壮之气概，去创造一个更加璀璨的新世界。

这套名为“恰少年”的丛书，收入了描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青少年时代的学习与生活的六本普及性读物。这些作家，虽然出身、经历和早年的人生体验迥异，但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一，勤奋好学，自幼就有强烈求知的欲望；二，意志坚强，不断探索前进的路标；三，目光远大，胸怀报效祖国的宏伟理想。读者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著。他们不都是神童，不都是在顺境中长大，但他们的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经受得起挫折磨炼的意志，使他们后来有可能在文学事业上获得成功。他们成功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年轻的读者更加奋发向上，锐意进取，在不同的岗位上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

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我们特意约请了几位教授撰稿。他们对自己承担的课题有专门的研究，是该学术研究领域的专家。我们谨此致以谢忱！

本丛书的特点是故事性强，叙事生动活泼，说理明白晓畅。它是我们献给中、小学生和广大青年最丰腴的精神食粮，希望会得到这个读者群体的喜爱。

主编 黄侯兴

2010年1月17日，于北京



目 录

茅
盾
的
青
少
年
时
代

- | | |
|-----|-----------------|
| 001 | 一 水乡小镇人家 |
| 009 | 二 南货店娃娃订亲 |
| 018 | 三 有志作“伟大的小说” |
| 030 | 四 革命换来“除名”通知 |
| 041 | 五 少年不欲作“陋儒” |
| 050 | 六 从水乡踏进大上海 |
| 060 | 七 在“商务”崭露头角 |
| 069 | 八 “我不要伊，别人要伊么？” |
| 076 | 九 两兄弟都有了出息 |
| 084 | 十 “她只认得孔字” |
| 093 | 十一 “阿三”有了名字 |
| 100 | 十二 婆婆教媳妇识字 |
| 110 | 十三 革新《小说月报》 |
| 123 | 十四 母亲心里打起鼓 |
| 131 | 十五 钟英小姐之谜 |
| 139 | 十六 文阵之中战事酣 |
| 146 | 十七 那一群早期共产党人 |
| 155 | 十八 上海滩留一段佳话 |
| 161 | 十九 与毛泽东共事 |
| 169 | 二十 幻灭中吟唱三部曲 |
| 177 | 尾声 青春之力尚在奔流 |
| 180 | 后记 |

— 水乡小镇人家

乌镇，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浙江桐乡县一个水乡小镇。

1896年7月4日，镇上观前街的沈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

婴儿的父亲沈永锡马上给自己远在广东梧州为官的祖父拍去电报，报告沈家有了长房长曾孙的喜讯，并且请祖父为长曾孙起名字。

有了长曾孙，就是四世同堂，沈老太爷十分高兴。想到这一年梧州的燕子特别多，民间以为乃吉祥之兆，于是，他给曾孙起了个小名叫燕昌，大名则按沈家排行叫作德鸿。这个男婴就是茅盾。

乌镇历来是个鱼米之乡。它地处水陆要冲，历史非常久远，据说春秋时期为吴越边界，吴国即驻兵于此，唐代咸通年间正式称镇。镇上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市河，以此为界，河西叫乌镇，河东称青镇，但人们习惯统称为乌镇。

虽是水乡小镇，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乌镇这方水土成为农商兴旺、人文荟萃之地。地方志上称其“镇虽一隅，实三郡六邑之屏藩也”。清代乾嘉年间，是乌镇最为繁盛的时期。那时，它作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嘉兴、苏州）“七县”（乌

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 交界的水陆要冲，发展成府城的规模。商业、手工业尤其发达，闹市通衢之处分布着衣帽街、柴米街之类只有省会城市才有的商业街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战患和清兵的焚掠，乌镇的市廛大半被毁，而且再没能恢复原来的风貌，但其经济的繁荣程度，仍非一般县城所能比。

乌镇的历史上也积淀着丰厚的人文气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曾随沈约在乌镇苦读。沈约是南朝的大学者，每至清明，总要返回乌镇附近的故里守墓数月，昭明太子即随沈约在乌镇建书馆读书，还留下了他为母亲祈福建造的两座宝塔：东塔、西塔。

◎水乡乌镇



北宋南渡后，不少中原的文人学士迁居浙地，更加快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南宋著名诗人陈与义出任湖州知府时，特在乌镇筑屋读书，取名“南轩”。他与当地僧儒洪智、天经结为诗友，后人在“南轩”旁又建了“三友亭”。清乾隆年间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乌镇的藏书家鲍廷博专门进献孤本藏书，后辑录《知不足斋丛书》。自宋以来，小小的乌镇出过近二百名举人、进士。乌镇也像杭州、嘉兴府那样，有文人雅士们命名的“八景”一类的去处，像“双塔凌云”、“文石流觞”什么的。

乌镇还流传着许多富有文化意蕴的历史传说、故事。镇上一棵唐代银杏树，就讲述了一个悲壮的传说，那是关于唐咸通年间平叛将军乌赞的故事。

据说“安史之乱”时，浙江刺史李琦也举兵叛乱，把浙江搞得民不聊生，朝廷派乌赞将军率军平叛，一路将叛军打得溃不成军。打到乌镇时，叛将李琦要求休战讲和，却乘着月黑风高，偷袭了乌赞将军的军营。乌赞急起披衣，跨上他那匹征战南北的青龙驹，迎战叛军，一直追到市河边。却不料，青龙驹跌进叛军设下的陷阱，乌赞将军和他的青龙驹被叛军乱箭射死。后来，人们厚葬了乌赞将军和他的青龙驹，这棵银杏树就是从乌将军的坟上长出来的。为了纪念乌赞将军和他的青龙驹，位于市河的这个小镇就叫作了乌青镇。

沈德鸿来到世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钟灵毓秀之地。



● 观前街的沈家旧居

沈家的远祖世代为农，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到了沈德鸿曾祖的祖父一代，才在镇上开了一个卖旱烟的烟店。这个小烟店传到沈德鸿的曾祖父沈焕一代时，已经需要养活沈焕兄弟八人和他们已有及陆续将有的家室。沈焕是长兄，已经成家，有了儿子，他觉得靠这个小店，难以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于是决定出外另谋生路。

沈焕在上海闯荡了一年多，增长了许多见识，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个经营山货行的安先生，看中了他的精明干练，让他进了自己所在的山货行，当个专跑码头，了解行情的伙计。在这家山货行，沈焕一干就是十年，不但熟悉了这一行生意，而且能干、称职，成为专管进货、决定山货行经营方针的大伙计。

一个机会，使沈焕成为安先生的合伙人。他帮助安先生在汉口开办了一家“安记山货行”，自己也当上山货行的副经理。过了几年，安先生告老还乡，把在山货行的部分资产作为贷款，留给沈焕独自经营。沈焕决心大干一场，所以魄力更大，经营手腕也更灵活。他有过一段走运的日子，进货看得准，无论进了什么货，很快就能售出，资金周转快，获利也颇丰厚。就是在这期间，他为准备退路，让儿子回乌镇，买下了观前街上的房子作为住宅。

然而，好景不长，商海的风浪难以预料。有一次，沈焕估错了行情，进砸了一批货，一时脱不出手，资金周转不开，只有向钱庄借债。结果是，货物贱价抛售，亏损了一半的钱，钱庄借款的利息又成了个大包袱。沈焕还算果断，将山货行招盘，还清债务之后，以所余之款捐了个官——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在广州“候补”了三年，终于

弄到代理梧州税关监督的实职，也算是一个肥缺。

沈焕没有正经读过多少书，除了幼年念过几年私塾，是在经商过程中渐通文墨的。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们能从科举走个正途出身，沈家由此改换门庭，他也可以做个绅缙。然而，儿子们并不争气。长子，即沈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天资倒是颇高，只是不肯下苦功。旁人都以为，以他的资质，若是努力，中个举人并不难，他却屡考乡试，都未能中试，仅是一名秀才。而且，他对此并不在意，也不知稼穡之苦，每日游哉优哉，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沈恩培的二弟也是此等状况，考过几次乡试，都没有中举，却想经商。

沈焕长年经商在外，家中之事全由妻子王氏管理。王氏对儿子管教极严，所以，靠老子为生的几个儿子，倒也还没有染上赌博、嫖娼一类的恶习。不过，女性管家，似乎也就成了沈家的传统。沈恩培尽管无所事事，却并不操心家事，也从来不管教儿女。他活得潇洒，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作牛马。”他的妻子高氏来自乡间，是嘉兴高桥村的一个地主之女，对农俗颇为熟悉，自己也酷爱农桑之事。她曾在家中带着佣人们养蚕、喂猪，这让沈德鸿在小小年纪时对农桑之事有了一些感性的了解。

沈焕在梧州税关任上干了一任，觉得精力不济了，便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以后，他却大失所望：儿子们既不能举业，也未能经营管理好自己置下的产业。早就汇钱回家，让儿子们为自己养老修建的房子，盖得像个鸟笼，钱却没少花。置办的两处产业——泰兴昌纸店、京广货店，都经营不善，只能勉强维持。沈老太爷只得自己打起精神

进行整顿，改换门庭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孙儿和重孙儿身上了。三年之后，沈老太爷在郁郁寡欢的心境中辞世。

沈恩培虽说只是个靠老子吃饭的人，却有着不求闻达，不逐名利的洒脱。他从不拜谒官府，也过问地方上的事。沈恩培善写大字，也喜欢为人写字，为镇上人家写了不少匾额、堂名、馆名、字号招牌，但都不署名，也不取润笔，只为自娱。他每日的生活，就是在茶楼饮茶，在镇上的西园里听昆曲，在朋友家的麻将桌上打发时光。这倒是很有点大户人家子弟的作派。

沈恩培活得洒脱自在，但沈家的家境财力毕竟只是个中等人家，所以，他也只能自己揣着这份自在洒脱，儿孙们怕是没有这个福分



◎沈德鸿出生的房间

了。好在儿孙们似乎也并没有从沈恩培身上继承多少性格方面的基因，至少沈德鸿父子是如此，这大概同他从来不过问管教儿孙之事不无关系。

虽说是不理儿孙之事，阴差阳错之间，作为祖父的沈恩培，却在孙子德鸿尚懵懂无知的时候，插手为其决定下一件影响到他一生的大事。



二 南货店娃娃订亲

在距沈家居住的观前街不远的东栅，开着一家字号叫作钱隆盛的南货店。这是乌镇唯一一家货色齐全的南货店，香菇、木耳、燕窝、虾米、海参、鱼翅等山珍海味，花生米、瓜子、各色干果等应有尽有。钱隆盛的店主人姓钱，名春江，与沈家有亲戚之谊。沈德鸿四叔祖的续弦是钱春江的妹妹，在沈家没有分家之前、几房合族而居的时

◎流过乌镇的市河



候，德鸿的母亲与钱氏非常要好。

沈恩培时常到钱隆盛买卖东西，伙计给备货时，店主就隔着柜台与沈恩培闲谈几句。有时碰上在镇里开蜡烛坊、纸马店的老板孔繁林也来钱隆盛买东西，沈恩培会接着与孔繁林聊起来。沈、孔两家本就是世交，两个人又谈得拢，这一聊就是半天。

德鸿五岁那年初夏的一天，沈恩培带着孙子出去转，照旧来到钱隆盛，隔着柜台和钱春江闲谈起来。事有凑巧，不一会儿，孔繁林也到钱隆盛来了，而且背着他的孙女。两位祖父就把孩子放在店堂里任他们嬉耍，自己倚在柜台上谈天说地。钱春江一边照看着生意，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插上几句话。此时店堂里客人不多，钱春江看着一对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小儿女，忽然对在那里自顾说笑的两位祖父说道：“你们两家订了亲吧。孩子虽小，但你们两家本是世交，亦算是门当户对啦，一对小儿女又年龄相当，必是一段好姻缘。”

两位祖父扭过头，看了看一对小儿女，相视会心一笑，都觉得这提议不错，连说：“好，好。”当即便表示同意。大家又谈笑一阵，彼此作别而去。

沈恩培心满意足地拉起孙子回到家里，把在钱隆盛碰到东栅孔繁林带着孙女，由钱老板提议两家给孙儿、孙女议定娃娃亲之事说给儿子永锡。沈永锡听罢，略一思索，也觉得虽说是早了些，但这门亲订得。然而，当他把订亲的事告诉妻子陈爱珠时，妻子却不以为然。陈爱珠对丈夫说出自己的担心：

“如今两家的孩子年纪都还小，长大了究竟是好是歹，谁能料得到。现在订下亲，将来若有个变化，觉得不如意了，如何悔得？”

沈永锡却已有自己的主意，笑了一笑说道：“正因为女方年纪尚小，现在订了亲，孩子早晚是沈家的人了，我们就可以作主，要求孔家不要给女孩子缠足，而且要让她读书识字。”

“话虽这样说，孩子毕竟还是在孔家，我们要求孔家怎样怎样，只能说说而已，真正管不到的。”爱珠还是不大同意。

沈永锡沉吟了片刻，向爱珠讲起了一桩埋藏在心底的往事：

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与陈爱珠订亲之前，曾有媒人拿着孔繁林女儿的庚帖上门提亲。那时，沈永锡已经中了秀才，孔家女儿也十六七岁了，媒人说是门当户对。孰料，请来镇上有名的星相师给男女方排生辰八字，结果竟说是女的克夫，亲事因此没有说成。若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议不成这门亲，也便罢了，男女双方本不相识，自然不会有什么遗憾。偏偏说是女的八字克夫，又偏偏这孔家女儿心重。听说自己命中克夫，孔家女儿心头像压上一方大砖，觉得自己大概永远嫁不出去了，由此，心头积下郁结，不久竟成心疾，并且因此告别人世。

沈永锡说罢这桩往事，长叹了一口气，唏嘘不已。他一直觉得孔家女儿的死，像是自己欠了人家一笔债，永远还不清，所以事情过去多年了，还是耿耿于怀。这次父亲做主，给自己的儿子议定的亲家恰好又是孔家，他觉得有了一个还债的机会，何况两家儿女的情况仿佛，至少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什么不如意的，那些不可预知的事